

誦芬室讀曲叢琴 三

劇說

引用書目

樂府雜錄

唐段安節

教坊記

唐崔令欽

輟耕錄

元陶宗儀

名義考

明周祈

猥談

明祝允明

道聽錄

明許浩

莊嶽委談

明胡應麟

復齋漫錄

明許浩

穀塵山房筆塵

明于慎行

近峯聞略

明皇甫錄

雲麓漫鈔

宋趙彥衛

應庵隨錄

明羅鶴

暖姝由筆

明徐光

國初事跡

明劉辰

紫桃軒雜綴

明李日華

宋史新編

明柯維騏

塵史

宋王得臣

霏雪錄

明鍾績

四朝聞見錄

宋葉紹翁

說圃識餘

王元徵

癸辛雜誌

宋周密

齊東野語

宋周密

都城紀勝

宋耐得翁

樂郊私語

元姚桐壽

水東日記

明葉盛

谿山餘話

明陸深

巢苑詳註

明王世貞

蝸亭雜訂

徐又陵

客座贅語

明顧起元

眞珠船

明胡侍

警心錄

西河詞話

毛奇齡

武林舊事

宋周密

錄鬼簿

元鍾嗣成

碧雞漫志

宋王灼

鐵圍山叢談

宋蔡條

嘉祐雜誌

宋江休復

知新錄

王棠

懷鉛錄

古杭夢遊錄

宋耐得翁

聞見近錄

宋王鞏

唐闕史

唐高彥休

金樓子

梁孝元皇帝

清波雜誌

宋周輝

委巷叢談

明田汝成

閒燕常談

宋董弁

明史紀事本末

谷應泰

宙載

明張合

河上楮談

明朱孟震

錢塘遺事

宋劉一清

筆談 明張元長

書影 周亮工

曠園雜志 吳陳琰

詩辨坻

曲藻 明王世貞

南濠詩話 明都穆

留青日札 明田藝衡

大圖索隱

眞細錄

閒中今古錄 明黃溥言

雕邱雜錄 梁青遠

在園雜誌 劉廷璣

靜志居詩話 朱彝尊

茶餘客話 阮葵生

甌江逸志 勞大輿

聽雨筆記

冬夜牋記 王崇簡

天祿識餘 高士奇

南窗閒筆

譚輅 明張鳳翼

洛陽伽藍記 後魏楊銜之

天香樓偶得 虞兆澐

山居新話 元楊瑀

睽車志 宋郭彖

春浮園偶錄 明蕭士瑋

近事叢殘 明沈瓚

黎瀟雲語

芳畚詩話

邵氏聞見錄 宋邵伯温

堯山堂外紀 明蔣一葵

隨事諷諫

香祖筆記 王士禛

湧幢小品 明朱國禎

游宦餘談 明朱孟震

歸潛志 元劉祁

疑耀 明張萱

金陵瑣事 周暉

貫餘齋筆記

古今女史 趙世杰

西閣偶談 喬鐸

玉壺清話 宋釋文瑩

藝苑卮言 明王世貞

南園漫錄 明張志淳

洞天元記 明楊慎

歸元鏡

聞見卮言

詞苑叢談 徐鉉

繭甕閒話

酒邊瓊語 王鐘珪

蕉窗雜錄 宋稼軒居士

古夫于亭雜錄 王士禛

桐下听然 朱季美

亦巢偶記

秋田間見錄

曠園偶錄

越巢小識

四友齋叢說

明何良俊

弇州史料

明王世貞

明史稿

王鴻緒

甬上詩傳

李景堂

毛西河先生傳

盛唐

隻塵談

胡承譜

程史

宋岳珂

智囊

明馮夢龍

寄園寄所寄

趙吉士

鮎埼亭續集

全祖望

湖南搜奇

池北偶談

王士禛

柳南隨筆

王應奎

說梏

明焦周

浣水續談

明朱孟震

鶴林玉露

宋羅大經

箬陂繼世紀聞

臺閣名言

明張合

內省齋文集

虎薈

明陳繼儒

明詩綜

朱彝尊

菽園雜記

明陸容

讀書堂文集

錦繡萬花谷

續筆談 明胡應麟

詞旨 明梅鼎祚

秦淮劇品 潘之恆

宣和遺事

西京雜記 晉葛洪

江湖紀聞 郭霄鳳

邱氏遺珠

湖壩雜志 陸次雲

雨村詩話 李調元

此木軒雜著 焦袁熹

流寇長編

礪房蛾述堂閒筆

筠廊偶筆 宋肇

西陂類稿 宋肇

菊莊新話 史承謙

極齋雜錄

蕁鄉贅筆 董含

宦遊紀聞 明張誼

板橋雜記 余懷

今世說 王暉

西橋野記 明侯甸

邊州聞見錄 陳聶恆

卿媿記 元伊世珍

見聞錄 徐岳

丹鉛錄

明楊慎

閒居筆記

徐文長集

明徐渭

葦航紀談

宋蔣津

已瘡編

明劉玉

操觚十六觀

陳鑑

露書

明姚旅

諧史

明徐渭

玉劍尊聞

梁維樞

談芬

明徐渭

耳聞

明鄭仲夔

夢焦詩話

游潛

引用書目終

東坡志林

蘇軾著

東坡志林

蘇軾著

東坡志林

蘇軾著

東坡志林

蘇軾著

東坡志林

蘇軾著

東坡志林

蘇軾著

劇說卷一

江都焦循

乾隆壬子冬月於書肆破書中得一帙雜錄前人論曲論劇之語引輯詳博而無次序嘉慶乙丑養病家居經史苦不能讀因取前帙參以舊聞凡論宮調音律者不錄名之以劇說云穀雨日記

樂記云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獫狁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注云獫狁獫狁也言舞者如獫狁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獫或爲優疏云漢書檀長卿爲獫狁舞是狀如獫狁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正義云優者戲名也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

一物而二名今之散樂戲爲可笑之語而令人笑是也
史記滑稽列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爲孫叔敖衣冠
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
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
爲相又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于大道然
則優之爲技也善肖人之形容動人之歡笑與今無異

樂耳

樂府雜錄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叅軍始自漢館陶
令石耽耽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卽令衣白
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叅軍誤也

教坊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不
點者卽否謂之進點按今演戲伶人呈戲目于尊客以
墨選之曰點戲仍古之遺稱

教坊記又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胆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按今淨稱大面其以粉墨丹黃塗于面以代刻木而有是稱耶然戲中亦間用假面宋曰末只底代輟耕錄云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諱詞說金有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爲二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叅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裏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篋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篋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于念誦武長于筋斗劉長于科汎

至今樂人宗之

名義考云今角戲有生旦淨丑之名嘗求其義而不得偶思樂記注如獼猴之說乃知生狴也猩猩也山海經猩猩人面豕聲似小兒啼旦狴也獼狴也莊子猿獼狴以爲雌淨狴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又云似狐有翼丑狴也廣韻犬性驕又狐狸等獸迹謂俳優之人如四獸也所謂獼雜子女也末猶末厥之末外猶員外之外猥談云生淨丑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托之唐莊宗皆謬也此本金元闐闐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卽男子旦曰妝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南戲出于宣和以後南渡時謂之温州雜劇後漸轉爲餘姚海鹽弋陽崑山諸腔矣道聽錄云元人院本打者一副淨一副末一副戲一

末泥一孤裝猶梨園之有生旦外末淨丑貼七字之義
或云反語生爲熟丑爲好旦爲夜貼爲幫淨爲鬧末爲
始可也若外爲內則牽強矣

莊嶽委談云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文也故
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無實也反是而
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
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汙不潔而命以淨也
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
樂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詭而弟也凡
此皆以謬悠其事也近爲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
古無外與丑丑卽副淨外卽副末也又云今優伶輩呼
子弟大率八人爲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元院本止五
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古之叅軍也一曰副末又

名蒼鵲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卽正旦也小旦卽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肥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

復齋漫錄云張景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叅軍景爲屋壁記略曰近制州縣叅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守違戾政教者爲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人一見之必指曰此叅軍也當爲其罪矣至于倡優爲戲亦假爲之以資玩笑况眞爲者乎

穀城山房筆塵云優人爲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叅軍

以一人鬢角敝衣如僮僕狀謂之蒼鶻參軍之法至宋
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奏耳

近峯聞略云參軍至唐爲故事名副淨

雲麓漫抄云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官制有
文班武班若醫卜娼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
班上故流傳至此

應菴隨錄云古之優人于御前嘲笑不但不避貴戚大臣
雖天子后妃亦無所諱如唐中宗時內宴唱回波詞是
也

暖姝由筆云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弦索者名套數扮演
戲文跳而不唱名院本

國初事蹟云洪武時令樂人張良才說評話良才因做場
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言之太祖

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于水

莊嶽委談云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渡稍見淨丑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旣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雖有衆樂無暇雜陳矣

紫桃軒雜綴云張鎡字功甫循王之孫豪侈而有清尙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衍曲務爲新聲所謂海鹽腔也菽園雜記云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

之慈谿台州之黃巖温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

曰戲文子弟

宋史新編云理宗在位久董宋臣盧允升作夫容閣蘭香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遊宴

宋史樂志云女弟子隊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裙戴雲鬢髻乘彩船執蓮花

塵史云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祁公欲令人吏技術等官少爲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倍加襖俗所謂黃義襖者是也幞頭合帶牛耳者今之優人多爲此服

霏雪錄云宋高宗時饗人淪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對曰餃子餅子皆生

與餽餽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饗人

四朝聞見錄云韓用兵旣敗須髻皆白莫知所爲伶優因上賜宴設樊遲樊噲旁一人曰樊惱問樊遲誰與取名對以孔子所取又揖問樊噲曰爾誰取曰漢高所命又揖樊惱曰誰名汝對曰樊惱自取

說圃識餘云一伶人作不識字官稱難做吏曰官不過判耳每判日當先書案上但依畫判之從一日至三日皆依畫判去至四日不能至五六日擲筆下走曰做不成一日難似一日矣

陸務觀云嘗記先人說紅鞋飾帶始唐莊宗施之優人

癸辛雜志云嘗聞梨園舊樂工云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絲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爲耳又云凡燕集初

樂作或用上字或用工字然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諧和或
有一時煞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
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
不誣矣

齊東野語云女冠吳知古用事內宴演叅軍教坊輩請簽
文書叅軍怒曰我方聽感栗

都城紀勝云雜劇中先做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雜劇
或添二人名曰裝孤老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
鏤後用裝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
眞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
褒貶于世俗之眼戲也

輟耕錄云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
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謂之雜劇金

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有人能解之者况金雜劇中曲詞之冗乎

筆塵云杜佑曰窟儡子亦曰傀磊子本喪雅也漢末始用之于嘉會北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傀儡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帳之上則正謂之窟儡子矣又云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躡伎跳劍伎吞劍伎擲倒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卽翻金斗翻金斗字義起于趙簡子之殺中山王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按今之演劇者以頭委地用手代足憑虛而行或縱或跳旋起旋側其捷如猿其疾如鳥令見者目炫心驚蓋卽古人擲倒伎也

樂郊私語云海鹽州少年多善樂府其傳多出于澈川楊

氏當康惠公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制樂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卽歌聲高引上徹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第去其著作姓名

水東日記云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痴騷鬻女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爲女通鑑甚者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百態誣讎作爲戲劇以爲佐酒樂客之具士大夫不以爲非亦相率而推波助瀾遂汎濫而莫之

救

谿山餘話云歌詞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

今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
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
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者近于今
日之北詞也

彙苑詳注云曲者詞之變金元所用北樂緩急之間詞不
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輩
咸富有才情兼善音律遂擅一代之長但大江以北漸
染北語時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
盡顧曲之周郎蓬掖之間又稀辨過之王應稍稍復變
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
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華務諧音律譬之同一師承
頓漸分教俱爲國臣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徃徃合而舉
之良可笑也

嘉隆間松江何元朗畜家僮習唱一時優伶俱避舍然所
唱俱北詞尙得蒜酪遺風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
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
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伎者其論曲謂南曲簫管
謂之唱調不入弦索不可入譜沈吏部南九宮譜盛行
而北九宮反無人問頓老又云弦索九宮或用滾弦或
用花和大和鈿弦皆有定則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
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卽
呆板矣吳下以三弦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
所云錦襖上著簑衣也簫管可入北詞而弦索不入南
詞蓋南曲不伏弦節奏也北詞中亦有不叶弦索者如
鄭德輝王實甫間亦不免元人多嫻北調而不及南音
成弘間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同時康對山王漾

岐俱以北擅塲王初學填詞先延名師學唱三年而後
出手章邱李太常中麓亦以填詞名與康王交而不嫻
度曲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
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見誚吳儂同時惟馮海桴差
爲當行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梁伯龍張伯
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
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翁聯句也
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節錄蝸

亭雜訂

客座贅語云萬厯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燕會小
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則
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觀
音舞或百丈旗或跳墜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止

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益爲悽慘聽者殆欲墮淚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較海鹽更爲清柔而婉折也且文欲眞珠船云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范張雞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肥單刀會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揚氣魄雄壯後有作者鮮與爲京蓋當時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中州人多不得爲之每沈抑下僚志不得伸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省行務官宮大用釣台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于布素者尙多有之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抒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又云古之四方皆有音今歌曲但統爲

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爲北
曲由是觀之則擊壤衢歌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
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雖詞有雅鄭並
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歛楚艷以及
今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警心錄云陳淳祖爲賈似道之客守正爲諸客所疾內人
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藏淳祖牀下意欲
並中二人賈入齋見之心疑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淳
祖不荅繼以大怒賈乃知其無他遂勘諸姬得其情由
是極契淳祖後遂有知南安軍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
楊用修云漢郊社志優人爲假飾伎女蓋後世裝旦之始
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爲緣其時郊祀皆奏樂
章未有歌曲耳

西河詩話云明玉照宮承應有御前王留子雜劇王留子
見元曲或云天啟六年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綽號王
瘤子善抹臉談諧如舊時優伶留子卽瘤子

丹邱先生論曲云雜劇有正末副末狽狐靚鴛狽捷譏引
戲九色之名正末者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俗謂之末
泥副末執磕瓜以扑靚卽古所謂蒼鶻是也當場之伎
曰狽狽狽之雌者也其性好淫今俗譌爲旦狐當場裝
官者也今俗譌爲孤靚傅粉墨戲笑供諂者也粉白黛
綠古稱靚妝故謂之妝靚色今俗譌爲淨妓女之老者
曰鴛鴦似雁而大無後趾虎文喜淫而無厭諸鳥求之
卽就世呼獨豹者是也凡妓女總稱曰狽狽亦狽類喜
食虎肝腦虎見而愛之輒負于背狽乃取蝨遺虎首虎
卽死取其肝腦食焉以喻少年愛色者亦如遇狽然不

至喪身不止也捷譏古謂之滑稽雜劇中取其便捷譏
謔故云引戲卽院本中之狙也又云构肆中戲房出入
之所謂之鬼門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于此
故云鬼門愚俗無知以置鼓于門改爲鼓門道後又譌
爲古皆非也元曲或言向古道
或言向古門道蘇東坡詩有云搬演古
人事出入鬼門道

周挺齋論曲云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倡優
所扮謂之戾家把戲蓋以雜劇出于鴻儒碩士騷人墨
客所作皆良家也彼倡優豈能辦此故關漢卿以爲非
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爲奴隸之役供笑獻
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家風月雖復戲言甚
合于理又云院本中有娼夫之詞名曰綠巾詞雖有絕
佳者不得並稱樂府如黃幡綽鏡新磨雷海青輩皆古

名娼止以樂名呼之互世無字今趙明鏡謔傳趙文敬
半張酷貧謔傳張國賓皆非也

武林舊事所列官本雜劇段數曰六么曰瀛府曰梁州曰
伊州曰新水曰薄媚曰大明樂曰降黃龍曰胡渭州曰
逍遙樂曰石州曰大聖樂曰中和樂曰萬年歡曰熙州
曰道人歡曰長壽仙曰法曲曰延壽樂曰賀皇恩曰採
蓮採蓮隊見宋史樂志其餘可類推矣又有所謂爨者
如鐘馗爨天下太平爨之類有所謂孤者如思鄉早行
孤逐鼓孤之類有所謂姐者如檻哮店休姐老姑遣姐
之類有所謂酸者如檻哮負酸眼藥酸之類輟耕錄所
列院本名目所謂法曲伊州新水瀛府逍遙樂萬年歡
降黃龍屬和曲院本所謂孤酸旦等目爲諸雜大小院
本考元人劇中其題目正名有云還牢末者則正末當

場也有云貨郎旦者則正旦當場也錄鬼簿闕漢卿有
擔水澆花旦中秋切鱸旦吳昌齡有貨郎末泥尙仲賢
有沒興花前秉燭旦楊顯之有跳神師婆旦其義亦同
孤謂官酸謂秀士凡稱酸謂正末扮秀士當場也至有
云酸孤旦者則三色當場有云雙旦降黃龍者則兩旦
當場云旦判孤云老孤遣旦皆可類推

莊嶽委談云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
離魂首折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
今俗尙有此稱按今元曲倩女離魂雜劇中無細酸二
字

元曲皆四折或加楔子惟趙氏孤兒五折又有楔子
生旦淨丑考元曲無生之稱末卽生也有正末又有冲末
副末小末任風子劇中冲末扮馬丹陽正末扮任屠碧

桃花冲末扮張珪副末扮張道南貨郎兒冲末扮李彥
和小末扮李春郎是也小末亦稱小末尼東堂老正末
同小末尼上是也冲末又稱二末神奴兒冲末扮李德
義後稱李德義爲二末是也今人名刺或稱晚生或稱
晚未眷末或稱眷生然則
生與未通稱尙
爲元人之遺歟旦有正旦老旦大旦小旦貼旦色旦搽
旦外旦旦兒諸名中秋切膾正旦扮譚記兒旦兒扮白
姑姑碧桃花老旦扮張珪夫人正旦扮碧桃貼旦扮徐
端夫人張天師夜斷辰旬月搽旦扮封姨旦兒扮桃花
仙正旦扮桂花仙救風塵外旦扮宋引章貨郎旦外旦
扮張玉娥玉壺春貼旦扮陳玉英神奴兒大旦扮陳氏
陳搏高卧鄭恩引色旦上悞入桃源小旦上云小妾是
桃源仙子侍從的是也有單稱旦者扮妝盒正旦扮李
美人旦扮劉皇后旦兒扮寇承御倩女離魂旦扮夫人

正旦扮倩女是也丑淨外三色名與今同乃碧桃花外
扮薩真人外又扮馬趙溫關天將是同場有五外陳州
糶米外扮韓魏公呂夷簡爭報恩外扮趙通判外又扮
孤楚昭王疎者下船外扮孫武子伍子胥小尉遲認父
歸朝外扮徐茂公房元齡皆同場有二外謝金吾詐拆
清風府外扮焦贊孟良岳勝是同場有三外百花亭二
淨扮雙解元柳殿試鬧上舉案齊眉二淨扮張小員外
馬舍上殺狗勸夫東堂老並二淨扮柳隆卿胡子傳合
汗衫淨扮卜兒淨扮陳虎陳州糶米淨扮劉衙內淨扮
小衙內皆同場有二淨副淨之名見竇娥冤之張驢兒
墻頭馬上冲末扮裴尚書引老旦扮夫人上第二折夫
人同老旦嬖嬖上是當場有二老旦蝴蝶夢外引冲末
扮王大王二范張雞黍正末扮范巨卿同冲末扮孔仲

仙張元伯是當場有二冲末桃花女小末扮石留住又
小末扮增福第四折石留住增福同場是當場有二小
末陳州糶米丑扮楊金吾又二丑扮二斗子是同場有
三丑末旦淨丑之外又有孤俵兒孛老邦老卜兒等目
貨郎旦冲末扮孤殺狗勸夫外扮孤勘頭巾淨扮孤扮
孤者無一定也金線池搽旦扮卜兒秋胡戲妻王粲登
樓並老旦扮卜兒合汗衫淨扮卜兒是扮卜兒者無一
定也貨郎旦淨扮孛老瀟湘雨外扮孛老薛仁貴榮歸
故里正末扮孛老硃砂擔冲末扮孛老是扮孛老者無
一定也蓋孤者官也卜兒者婦人之老者也孛老者男
子之老者也俵兒多不言以何色扮之惟貨郎旦李春
郎前稱俵兒後稱小末則前以小末扮俵兒蓋俵兒者
扮爲兒童狀也春郎前幼當扮爲兒童故稱俵兒後已

作官則稱小末耳邦老之稱一爲合汗衫之陳虎一爲
盆兒鬼之盆罐趙一爲硃砂擔之鐵旛竿白正皆殺人
賊皆以淨扮之然則邦老者蓋惡人之目也

殺狗勸夫祇從取砌末上謂所埋之死狗也貨郎旦外旦
取砌末付淨科謂金銀財寶也梧桐雨正末引宮娥挑
燈拿砌末上謂七夕乞巧筵所設物也陳搏高卧外扮
使臣引卒子捧砌末上謂詔書纁幣也冤家債主和尚
交砌末科謂銀也誤入桃源正末扮劉晨外扮阮肇各
帶砌末上謂行李包裹或採藥器具也又淨扮劉德引
沙三王留等將砌末上謂春社中羊酒紙錢之屬也

近安慶帮子腔劇中有桃花女與周公鬪法沈香太子劈
山救母等劇皆本元人又義兒恩兒問罪在獄適兒赦
而盜殺母誤盜屍爲兒屍全本蝴蝶夢趙頑驢偷馬殘

西生送一折也又有五雷轟者演孫贖事內有卜子夏此
正本元人劇馬陵道中有卜商也

裴少俊墻頭馬上白仁甫作錄鬼簿作鴛鴦簡墻頭馬上
便宜行事虎頭牌李直夫作錄鬼簿作武元皇帝虎頭
牌李素蘭風月玉壺春武漢臣作錄鬼簿有鄭瓊娥梅
雪玉堂春無此目陶學士醉寫風光好戴善夫作錄鬼
簿無此目翠紅鄉兒女兩團員楊文奎作錄鬼簿無此
目人半夜雷轟薦福碑馬致遠作錄鬼簿無此目包待制
三勘蝴蝶夢關漢卿作錄鬼簿無此目河南府張鼎勘
頭巾孫仲章作錄鬼簿陸登善有此目孫仲章無此目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喬孟符作錄鬼簿題爲唐明皇御
斷金錢記別有柳眉兒金錢記平陽人石君寶作楊氏
女殺狗勸夫不傳作者名氏錄鬼簿題有王儵斷殺狗

勸夫爲蕭德祥作今此劇孤自稱王脩然當卽蕭作張
天師斷風花雪月吳昌齡作錄鬼簿作張天師夜祭辰
鉤月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關漢卿作錄鬼簿作煙月舊
風塵舊蓋救之譌同樂院燕青博魚李文蔚作錄鬼簿
題有報冤臺燕青撲魚及燕青射雁二目無燕青博魚
元曲止正旦正末唱餘不唱其爲正旦正末者必取義夫
貞婦忠臣孝子他宵小市井不得而干之余謂時文入
口氣代其人論說實同于曲劇而如陽貨王驩等口氣
之題宜斷作不宜代其口氣吾見近人作此種題文竟
不啻身爲孤裝邦老甚至助爲訕謗口角以偏肖爲能
是當以元曲之格度爲法

虎頭牌旦扮茶茶金元人多呼女爲茶茶

西河詞話云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卽舞曲

中詞亦不必與舞者搬演照應自唐人作柘枝詞蓮花
鏤歌則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措詞稍稍相應然無事實
也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時者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
廂傳奇則純以事實譜詞曲間然猶無演白也至金章
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搗彈詞則有白有曲
專以一人搗彈并念唱之嗣後金作清樂仿遼時大樂
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則帶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
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
旦兒者并雜色人等入句欄扮演隨唱詞作舉止如參
了菩薩則末泥祇揖只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類北人
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又曰連廂搬演大抵
連四廂舞者而演其曲故云然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
與古人舞法無以異也至元人造曲則歌舞合作一人

使句欄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
入場以四折爲度謂之雜劇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
事或一劇或二劇或三四五劇名爲院本西廂者合五
劇而譜一事者也然其時司唱猶屬一人仿連廂之法
不能遽變往先司馬從寧庶人處得連廂詞例謂司唱
一人代句欄舞者執唱其曰代唱卽已逗句欄舞者自
唱之意但唱者止二人末泥主男唱旦兒主女唱也若
雜色入場第有白無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
賓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明初改北曲爲南曲則雜
色人皆唱不分賓主矣少時觀西廂記見一劇未必有
絡絲娘煞尾一曲于演扮人下場後復唱且復念正名
四句此是誰唱誰念至末劇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齊下
場後復有隨煞一曲正名四句總目四句俱不能解唱

者念者之人及得連廂詞例則司唱者在坐間不在場
上故雖變雜劇猶存坐間代唱之意

王實甫西廂記不標淨旦丑之名曰紅曰鶯曰本曰惠曰
生曰杜曰飛然則曰生者謂張生非優人脚色之名爲
生也琵琶記則生旦爲類矣乃西廂第一折末上云自
家是狀元坊店小二哥以下但標小二末上二字自亂

其例

碧雞漫志云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
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越調六么行于世者四曰
黃鍾羽卽般涉調曰夾鍾羽卽中呂調曰林鍾羽卽高
平調曰夷則羽卽仙呂調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
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
號天樂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按明皇改婆羅門

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卽今之越調宮伎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

音二曲瀛府屬黃鍾宮鐵圍山叢談云唐開元時有若望瀛法曲者傳于今實黃鍾之

宮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

樂工程士守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

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觀此則武林舊事輟耕錄

所謂六么瀛府法曲伊州之類皆以音調分別之如今

之崑腔弋腔及安慶湖廣秦腔京腔等也六么中有所

謂孤奪旦六么法曲中有孤和法曲則優伶色目各腔

皆有也

輟耕錄有邦老家門邦老疑卽鮑老之譌聲相傳有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

若教鮑老當筵舞舞更郎當袖轉長一曰脚言脚語一曰則是便是賊孤

下家門一曰朕聞上古一曰刀包待制一曰絹兒來搬

俠家門一曰受胎成氣都子家門一曰後人收一曰桃
李子一曰上一上

教坊記曲名有綠腰涼州薄媚伊州甘州綠腰卽六么也
唐宋元相承尙可尋究

知新錄云合生卽院本雜劇也唐書武平一傳云中宗宴
殿上胡人襪子何懿唱合生而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曰
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
賢歌詠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按此則知
唐明皇梨園之戲又本於此又懷鉛錄云古梨園傳粉
墨者謂之叅軍亦謂之艷艷廣韻云妝飾也今傳粉墨
謂之淨蓋艷之譌也扮婦人者謂之狙又與獼通莊子
云猿獼狙以爲妻東廣微云猿以獼爲婦蓋喻婦人意
遂省作旦也蒼鶻謂之末者周禮四夷之樂有鞮東都

賦云僂佻兜離罔不畢集蓋優人作外國裝束者也一
曰末泥蓋倡家隱語如爆炭崖公之類省作末又云末
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末色打諢又都城紀勝雜扮或
名雜旺又名鈕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
裝爲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
皆是也今之丑脚蓋鈕元子之省文古杭夢遊錄作雜
班扭元子拔和又云演戲而以班名自宋雲韶班起考
宋教坊外又有鈞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太祖平嶺表得
劉氏闈官聰慧者八十人使學于教坊初賜名簫韶部
後改名雲韶班鈞容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引
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中改爲鈞容直後世總稱爲
班也

聞見近錄云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凡郡有宴

委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此也
唐闕史云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嘗
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歛
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
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
者驚曰是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
煩夫坐然後見坐也上爲之啟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
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
有大患是吾有身倘非婦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悅又
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
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
爲上意極歡寵錫甚厚

金樓子云有人以優師周穆王甚巧能作木人趨走俯仰

金如人鎖其頤則可語捧其手則可舞王與盛姬共觀木
人瞶其目招王左右侍者王大怒欲誅優師優師大怖
乃剖木以示王皆附會革木所爲五臟完具王大悅乃
廢其肝則目不能瞶廢其心則口不能語廢其脾則手
不能運王厚賜之

清波雜志云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
以諷諫蔡京以鄰地爲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
園中顧謂德曰西園與東園何如德曰東園嘉木繁蔭
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
園如雨語聞抵罪

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
人弄假婦人案此優人作旦之始

委巷叢談云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

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猝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賞故譏之

閒燕常談云政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機之暇何所爲曰不過燕樂爾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北鄉贊歎說聖意匪獨俯同韋布之士留神經術仰見兢兢圖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問宰

相退朝之暇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爲臣不易
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裏蓋俚
語以貧窶爲不易也

明史紀事本末云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
官阿丑善詼諧恒于上前作院本頗有謔諫風一日丑
作醉者酤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酤罵如故又曰駕
至酤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
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
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荅曰
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也上微

哂

劇說卷一終

劇說卷二

江都焦循

宙載云湖廣志安陸州董仲漢董永子母乃織女生仲而靈異數篆符鎮邪怪近日院本以董仲舒爲永子不知仲舒生于西漢永爲東漢末人不惟相隔遠甚亦且侮褻先儒或以永子名仲遂以仲舒當之耶莊嶽委談云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實事本搜神記非杜撰也又云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榼銀龜騎白馬傳粉美人大旗下以爲卽呂布美人殊不知傳粉自說呂貌非姬妾也按元曲呂布美人貂蟬小字紅昌河上楮談云世俗戲文小說有斬貂蟬關索鮑三娘等記流傳傳會眞僞混淆然蜀有關索嶺又有鮑家莊不知何也

錄鬼簿載白仁甫所作劇目有祝英臺死嫁梁山伯宋人
詞名亦有祝英臺近錢塘遺事云林鎮屬河間府有梁
山伯祝英臺墓乾隆乙卯余在山左學使阮公修山左
金石志州縣各以碑本來嘉祥縣有祝英臺墓碣文爲
明人刻石丙辰客越至寧波聞其地亦有祝英臺墓載
于志書者詳其事云梁山伯祝英臺墓在鄞西十里接
待寺後舊稱義婦冢又云晉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少
遊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業三年祝先返後山伯歸訪
之上虞始知祝爲女子名曰英臺歸告父母求姻時已
許鄞城馬氏山伯後爲縣令嬰疾弗起遺命葬鄞城西
清道原明年祝適馬氏舟經墓所風濤不能前英臺臨
冢哀痛地裂而埋壁焉事聞于朝丞相謝安封義婦冢
此說不知所本而詳載志書如此乃吾郡城北槐子河

旁有高土俗亦呼爲祝英臺墳余入城必經此或曰此西隋煬帝墓謬爲英臺也

鍾嗣成作錄鬼簿以董解元居首云以其創始故列諸首又云胡正臣杭州人董解元西廂記自吾皇德化至于終篇悉能歌之筆談云董解元西廂記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絃數十人合座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無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按今之馬上戳本此

輝縣褚邱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而近又有鄭村有演崔鄭傳奇者土人以石擊之見書影曠園雜志云唐鄭太常恆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犁人得之

鸞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白于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傳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于元微之會真記再辱于關漢卿王實甫之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爲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詩辨坻云陳仲醇品外錄載唐鄭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志銘秦貫所撰也陳因據此辨會真之誣用意可謂長者後余見此搨本楷書微兼隸體筆意適古而詞亦質雅第志稱府君諱遇不諱恆而眉山黃恪復以會真年月參之此碑所謂崔氏者其生平尙長雙文四歲蓋滎陽博陵世通昏姻誌中崔鄭不必便爲鸞恆仲醇但欲爲雪崔之地而弗深攷耳

西廂記始于董解元固矣乃武林舊事雜劇中有鸞鶯六么則在董解元之前錄鬼簿王實甫有崔鸞鶯待月西

廂記同時睢景臣有鶯鶯牡丹記王實甫止有四卷至
草橋店夢鶯鶯而止其後乃關漢卿所續詳見曲藻及
南濠詩話李日華改實甫北曲爲南曲所謂南西廂今
梨園演唱者是也王實甫全依董解元惟董以敵賊下
書者爲法聰實甫改爲惠明關所續亦依于董惟董以
張珙用法聰之謀攜鶯奔于杜太守處關所續則杜來
普救寺也日華南曲則一沿王關耳倉父漫譏漢卿所
續之非蓋未見董詞也查伊璜以關所續未善更作續
西廂四折大槩仍用董關而增以應制賦詩卽用待月
西廂之句又夫人欲以紅娘配鄭恆紅娘不許而欲自
縊事皆蛇足曲亦村拙遠不及漢卿矣碧蕉軒主人作
不了緣四折則本自從別後減容光一詩而作也崔已
嫁鄭恆張生落魄歸來復尋蕭寺訪鶯鶯不可復見情

詞悽楚意境蒼涼勝于查氏所續遠甚董關而外固不可少此別調也明人又有續西廂昇仙記序稱盱江韻客所撰謂紅娘成佛而寫鶯鶯之妬鄭恆訴于陰官鬼使擒鶯紅來救之意在懲淫勸善但詞意未能雅妙耳卓珂月有新西廂其自序云崔鶯鶯之事以悲終霍小玉之事以死終小說中如此者不可勝計乃何以王實甫湯若士不能脫傳奇之窠臼耶余讀其傳而慨然動世外之想讀其劇而靡然興俗內之懷其爲風與否可知也紫釵記猶與傳合其不合者止復甦一段耳然猶存其意西廂全不合傳若王實甫所作猶存其意至關漢卿續之則本意全失矣余所以更作新西廂也段落悉本會真而合之以崔鄭墓碣又旁證之以微之年譜不敢與董王陸李諸家爭衡亦不敢蹈襲諸家片字言之

者無飾聞之者足以歎息蓋崔之自言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也而微之自言曰天之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合二語可以蔽斯傳也

琵琶記說者各不同留青日札云高明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四年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改調浙東闔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詩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友善勸之仕登第後棄妻周氏贅太師不花家則誠作此以諷取琵琶上四字爲王四云爾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焉高祖微時常奇此戲文御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記上於是捕王四置極刑東嘉後卒于寧海曲藻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

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于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願誣讎賢者至此耶毛德音評琵琶記引大園索隱云高東嘉名則誠元末人與王四相友善王四亦當時知名士後以顯達改操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時相不花氏家東嘉欲挽救不可得乃作此書諷之而托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傭茶趙五娘者以姓傳自趙至周而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記以琵琶名以有四王字也所謂張太公者東嘉自寓也又眞細錄云明祖彙刪元人詞曲偶見琵琶記而異之後廉知其爲

王四而作遂執王四付之法曹二說與留青日札同吾里徐坦菴則主牛僧孺事余按宋人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輟耕錄所列雜劇之目亦有蔡伯喈意者高則誠之作琵琶當本于宋元以來所相承如西廂之本于鶯鶯六么耳僧孺之女固爲適合王四之諷亦未足憑間中今古錄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元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于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于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耻洪武中徵辟辭以心疾不就使復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旣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

富貴家豈可缺邪其見推許如此

雕邱雜錄云則誠琵琶記閉閣謝客極力苦心歌詠久則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腳點樓板皆穿書影云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几案當拍處痕深寸許在園雜志云琵琶記高東嘉撰於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藜閣中靜志居詩話云則誠填詞燒雙燭至喫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道聽錄云琵琶乃詞曲之祖嘗見李中麓寶劍記序云永嘉高明初編琵琶時坐高樓中每夜秉二絳燭于前詐云神助以冀其傳曲成自歌疊足爲節樓板至有足痕茶餘客話云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言撰琵琶者乃高拭字則成別是一人按涵虛子曲譜有高拭無高明蔣氏或別有據

甌江逸志云王十朋字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弟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今世所傳荆釵記玉蓮乃梅溪女孫汝權乃梅溪同榜進士史客故謬其說耳又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倡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許嫁後王狀元及第歸不復顧錢憤投江死聽雨筆記云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朋友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荆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之事其實不根之謗也冬夜牋記天祿識餘與此略同按史載陳之茂嘗毀

史浩浩擬之茂進職上曰卿以德報怨邪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人浩寬厚如此何其客獨惡于龜齡而見諸詞曲耶書影亦辨之云荆釵後人謂史之黨爲之以詈王者宋時安得有傳奇也南窗閒筆云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殿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此亦以玉蓮爲妓而前則以爲王不願而投江此則以爲從孫而施寺恐皆緣傳奇而傳會耳河上楮談云或謂高作琵琶陳留人多病之乃作荆釵蓋王梅溪孫汝權皆永嘉人故欲以報也升菴集云潛說友宋之安撫使今傳奇王十朋有此人譌爲錢

宋楊文公才思敏給北朝致祭皇后文楊捧讀空紙無一

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闔苑一團雪桃源一枝
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仁宗大喜此
數語謂之一時敏給則可謂之是祭皇后文輕褻失體
矣柯丹邱荆釵記曲中用之作梅溪祭玉蓮確當不可
易今坊本荆釵記無此祭文

荆劉拜殺爲劇中四大家荆釵柯丹邱作白兔卽劉也拜
月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元武林人今名幽閨記殺狗俗
名玉環徐暉仲由作仲由淳安人洪武中徵秀才至藩
省辭歸有巢雲集自稱曰吾詩文未足品藻惟傳奇詞
曲不多讓古人

譚輅云荆釵相會處不佳後人改婦姑遇于舟中愈于原
本

河上楮談云高則誠琵琶止于書館相逢賞月掃松爲朱

教諭所補

莊嶽委談云琵琶記崑山有良璧詩黃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非也蓋謂黃允非王也黃允黜遣其妻見後漢書黨錮傳今本多誤又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詩曰正是者其引用古人也

新唐書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啤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降唐從征伐有功又從平洛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然則士貴者唐之良將也元張國賓作薛仁貴榮歸故里雜劇乃謂張士貴冒薛之功經保勤辨明斥士貴爲民史又稱薛仁貴絳州

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其妻柳以天子自征遼東求
猛將勸仁貴圖功名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
安地雜劇言仁貴妻柳氏本莊農人與史合而士貴之
冒功則謬悠其說也潘美宋之功臣也宋史楊業傳云
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潘美爲雲應路都部署命業副
之以西上閭門使王侁軍器庫使劉文裕護其軍師次
桑乾河會曹彬敗績諸路班師契丹國母蕭氏與耶律
漢寧等領衆十萬陷寰州業言不可與戰侁斥其懦令
其直趨雁門北川中業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陳
家谷口曰諸軍于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待俟業
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援之不然無遺類矣美與侁
領麾下兵陣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
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業力

戰自午至暮至谷口見無人拊膺大慟率帳下士再戰
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手刃數十百人馬傷不能進
遂被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
甚贈太尉錄其諸子潘美降三官王侁劉文裕除名是
役也王侁爭功以致業敗美之罪在不能制侁耳元人
朱凱作孟良盜骨殖則云業與北番交戰被圍虎口交
牙谷命第七兒楊延嗣乞師于潘潘攢箭射死業因不
能脫夫同沒者延玉此名延嗣果以乞師而潘射之則
潘之惡甚矣至今婦人孺子無不唾罵張士貴潘美爲
奸者而史之所書則如此若近來所演則爲業報恨者
正爲王侁尤與正史相反矣然則殺業父子者果侁不
用命也抑美殺之而移禍于侁耶張士貴潘美皆一代
勲臣史官爲之粉飾未必不有之則傳奇之事故老相

傳或轉有如洛中隱士趙逸者耶

洛陽伽藍記載趙逸晉武時人晉朝舊事

多所記錄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于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兇報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夫以潘美之才豈不能制仇者且仇與業之言成敗

顯然美何聽仇而不聽業耶業死時大呼爲奸臣所害謂仇耶謂美耶吾詳錄史文以證雜劇之誣而不能無疑焉

元人樂府有村裏逐鼓之名琵琶記中有此曲琵琶白有打十三之說元人常用之本宋制徒刑有五徒一年者杖脊十三杖刑有五杖六十者折鬢杖十三

知新錄釋西廂疑義云文魔秀士風欠酸丁元人蕭淑蘭劇云改不了強文撇醋饑寒臉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欠作欠伸之欠亦可張生寄書有云遂易前因因與

姻通南史王元規傳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敢輒婚非
類量著這大小車如何載得起大小謂多少也藍采和
劇出來的偌大小年紀北人鄉語盡然邵康節云程明
道兄弟大小聰明是也顛不刺的見萬千不刺北人襯
語顛卽顛倒猶言沒頭緒也不刺二字隨字可襯如舉
案齊眉劇破不刺碗兒是也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將
太祖南京所藏寶玩取上京師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
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也著西廂
劇文以顛不刺爲美女不知何據見金陵瑣事惹的心
漾心蕩也元詞花柳中使人心漾旣不沙猶云若不然
如勘頭巾劇旣不沙怎無個收拾慈悲黃梁夢劇旣不
沙可怎生蝶翅舞飄飄湯他一湯湯去聲金線池劇休
想我指尖兒湯著你皮肉今俗亦有此語今夜淒涼有

四星徐天池云製秤之法末梢存四星隱語下梢也兩世姻緣劇我比卓文君有了上梢沒有四星可証鶻伶淥老不尋常北詞伶俐謂之鶻伶或作胡伶或作鶻鶻淥老謂眼也亦作淥老是襪字如身爲驅老手爲爪老是也鶻伶二字不專指眼隨在可用如宋方壺詞鶻伶惜惺惺王和卿詞假聰明逞胡伶是也

天香樓偶得云兀刺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拜月有云兀刺赤兀刺門外等多時山居新語云中途有酒車百餘乘其回車之兀刺赤多無禦寒之衣此掌車馬者稱兀刺赤之證

靜志居詩話云何元朗臧晉叔皆精音律元朗評拜月出琵琶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高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大

不以爲然津津稱詡不置晉叔歎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嘗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廉夫仙遊夢遊俠遊冥遊彈詞悉鏤板以行序言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等記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道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均非是且言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大長北曲失之鄙惟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于疎其持論斷斷不爽如是

明人南曲多本元人雜劇如殺狗八義之類則直用其事玉茗之還魂記亦本碧桃花倩女離魂而爲之者也又睽車志載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與合其後發棺復生遁去達書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見之柳生杜女始末全與此合知玉茗四夢皆非空撰而有所本也

齊東野語嘉

熙間有宰宜興者縣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粲一夕
酒散見紅裳女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有老卒頗知其
事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殯其家
遠在湖湘因藁葬于此樹梅以識之遂發之其棺正蟠
絡老梅根下兩和微蝕一窺如錢若虵鼠出入者啟而
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真國色也令見爲
之心醉昇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
屍之比于是每夕與之接飫而氣息惺然瘦茶不可治
文書其家憂之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
絕一時牡丹亭曲尤極情摯世或相傳云刺曇陽子而
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頗
爲此曲惆悵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于家也按
弇州史料云女曇陽子以貞節得仙白日昇舉未必如
俗所傳也王師事仙子湯或卽以此話王耶春浮園偶
錄載婁江王相國偶出家樂演牡丹亭周明行中丞曰
吾老矣近頗爲此曲惆悵則非相君語也吳江沈瓚近
事叢殘一書載曇陽事甚詳謂太倉王學憲鼎爵于瓜

洲娶一婢名曰瓜秀學憲卒後其家人某者托他人名
轉娶爲己妾深藏于鄉莊邃屋中久之漸傳播于外恐
主知之乃轉售于人遂爲娼于浙中有浙狂生某者與
之狎問知其鄉里又能言相公家事異之曰子莫非卽
往年所稱曇陽乎曰是也于是狂生揚言于人自稱爲
王婿且爲詩歌以彰之遂有流言于世可恨哉又云曇
陽仙太倉王相公之次女也產時無血少許聘徐少參
廷裸子方相公在朝時時當乙亥丙子間徐氏子卒于
家未有信至女已先知取白衣服之父母問其故曰徐
氏子某日死矣未幾書至大驗因謂父母曰女欲學道
求仙不復從人間事矣父母聽之每日有雲衣鶴駕諸
仙眞從窗檻中入與聚談倏忽不見能書蟲魚禽鳥諸
篆文相公有所疑從之質問女爲開示出人意表公大

信服亦稱爲師江陵公問之公述其概江陵公曰果爾不特爲仙且近佛矣公恐在京日久宮中聞之或有宣召乃遣與母先歸而次年丁丑公忤江陵公亦歸女漸能出陽神隨意所往又有一蛇在旁仙所至蛇必與俱以護龍呼之一日至郡城南濠陸某家謂爲可度收爲弟子其人市井又行使僞銀無他可取後亦迄無所成又一日遣人持一縑送弇州公曰公可學道弇州公欣然事爲師久之及門者漸衆且欲翀舉以去其父謂之曰汝爲女子須留蛻以解人疑至庚辰九月重陽日化去送者萬人拄劍瞑目而逝年二十餘耳龕隨髻鍵迎置城隅立菴尊奉之號曇陽菴蓋自謂蕭梁時曇鸞菩薩後身也又先剪一髻以殉徐氏子之葬故自稱左髻曇陽子云傳有八戒二歌弇州公爲立傳傳于世

黎瀟雲語云內江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輕許人讀還魂而
悅之逕造西湖訪焉願奉箕帚湯若士以年老辭女不
信一日若士湖上宴客女往觀之見若士皤然一翁偃
僂扶杖而行女歎曰吾生平慕才將托終身今老醜若
此命也因投于水張某俞娘傳云婁江俞娘麗人也行
二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頓十三疽苦左脇彌
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容不可逼視年十七
夭當俞娘之在牀褥也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且讀且疏
多父所未解一日授還魂記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
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
生皆非情之至斯真達意之作矣飽研丹砂密圈旁注
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注曰吾每喜睡
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者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

著鞭耳俞娘有妹落風塵中一時稱仙子靜志居詩話
云婁江女子俞二娘酷嗜牡丹亭曲斷腸而死故義仍
作詩哀之云畫燭搖金閣眞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
只在婁江此三說蓋一事而傳聞異詞也又相傳張江
陵欲以鼎甲畀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令諸郎因其
叔延致湯沈兩生湯臨川獨不往而宣城沈君典遂與
江陵子懋修偕及第邯鄲夢中宇文卽指江陵也兩夢
中吊打欽定諸劇皆極詆訕至云狀元能值幾文來憤
悵極矣蔣心餘太史本此諸事作臨川夢傳奇

明武宗幸太原取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大喜之携以
遊幸江彬及八黨輩皆以母事之及南征劉氏以一簪
贈武宗爲信馳馬失去比至臨清召劉氏劉氏以無信
不肯行輕舸疾至潞河挾以俱往笠翁玉搔頭傳奇本

此胡纘宗亦有詩詠其事驚喜君王至西華夜啟扉後
車三十乘載得美人歸

筆談云魏良輔別號尙泉居太倉南關能諧聲律若張小
泉季敬坡戴梅川之類爭師事之梁伯龍起而效之考
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紵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
精研音理唐小虞鄭梅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
傳藩邸戚畹金紫熠燿之家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
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于藍借趙瞻
雲雷勇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倡和號南馬
頭曲其實稟律于梁而自以其意稍爲韻節崑腔之用
不能易也蝸亭雜訂云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
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艷歌清引傳播戚里間白
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于道歌兒舞女

不見伯龍自以爲不祥也其教人度曲設大案西向坐
序列左右遞傳疊和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
復續筆浣紗初出梁遊青浦時屠隆爲令以上客禮之
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梁亦豪
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
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汗水以酒海灌三大盃梁氣索強
盡之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靜志居詩話云梁大伯龍
填浣紗記王元美詩所云吳閬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
雪艷詞是也又有陸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輩更
唱迭和清詞艷曲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別本弋
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固是詞家老手芳
畚詩話云梁辰魚字伯龍以例貢爲太學生虬鬚虎顙
好輕俠善度曲世所謂崑山腔自良輔始而伯龍獨得

其傳著浣紗傳奇梨園子弟多歌之同里王伯稠贈詩
云彩毫吐艷曲粲若春花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
家無擔石儲出多年少隨

書影云呂文穆公父龜圖與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羈
流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寺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
至寺中爲鑿山岩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出而廷
試第一七年爲叅知政事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
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公旣登第攜其母見父雖許納
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今所傳文穆傳奇似
影響於此且以母事爲妻事大可噴飯矣譚輅云呂蒙
正母劉氏與父不睦其妻自姓宋氏莊嶽委談邵氏見
聞錄並載呂蒙正微時于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
溫仲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

可買其人偶遺一枚于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
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饅瓜名焉考宋史呂實起
寒微土室饅瓜多有之堯山堂外紀云呂蒙正朝罷歸
衙偶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夫人因舉撥灰詩諷之乃
已又隨事諷諫嘗題鴟吻云獸頭原是一團泥做盡辛
勤人不知如今擡在青雲裏忘卻當年窰內時香祖筆
記云避暑錄言父逐蒙正龍門僧鑿龕以居今傳奇有
破窰之說亦沿俗論但言窰而不言龕

譚輅云紅線一傳雖虞初之談其說本于淮南楚將子發
事友人梁伯龍據其傳作院本湧幢小品云紅線雜劇
乃梁伯龍所著今時所用不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于
梁客座贅語云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
爲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

奇艷間亦有閨閣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所作

張鳳翼伯起長洲人與其弟獻翼幼于并有才名吳人語曰前有三皇後有三張伯起老于公車好度爲新聲所著紅拂記梨園子弟皆歌之游宦餘談云虬髯客傳紀遇李衛公于靈石旅店約往太原見州子于汾陽橋候之余入太原初過靈石縣次汾陽橋無所謂靈石者意傳奇中所云者乃抄錄相傳之誤而張伯起紅拂記因之曲藻云張伯起紅拂記一佳句云愛他風雪耐他寒不知爲朱希真詞也其起句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亦自

瀟灑

蝸亭雜訂云張伯起少時作紅拂記演習之者遍國中丙

戊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年六十矣播事奏効大將
楚人李應祥者以金求作傳奇以侈大其勳利其潤筆
而誇之過當未免蛇足今其曲亦不行

麒麟閣中換簡一折亦有所本秦瓊本傳云從秦王夾擊
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蓋鄂公之驍勇惟胡公
能埒之其後多病常自云吾生平苦戰出血不下數斗
焉能不病乎瓊善覲覲音簡短兵也形似小鑿歐公桑
懌傳云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歸潛志言王副樞晦
以鐵簡迎擊僧腦出而斃山居新語云有以馬鞭獻文
貞王者製作精最拔靶取之一鐵簡在焉胡氏筆叢辨
鞭簡之說絕爲不根

曲藻云明珠卽無雙傳陸天池采所成乃兄浚明給事助
之亦未盡善南音三籟云陸天池作南西廂悉以巳意

自創不襲北劇一語志可謂悍矣然元調在前豈易角
勝耶其所爲明珠尖俊宛轉處在當時固爲獨勝非梁
梅泝頭故南西廂不及遠甚芳畚詩話云陸采字子元
年十九作王仙客無雙傳奇

疑耀云今俗演繡襦鄭元和殺駿馬奉伎人李亞仙乃元
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莊嶽委談云繡
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聞第傳止稱其父滎陽
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靜志居詩話云鄭若
庸字中伯崑山人曳裾王門妙擅樂府嘗填玉玦詞以
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羣妓患之乃釀
金數百行薛生近充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
舊觀金陵瑣事云徐霖填南北詞大有才情余所見戲
文繡襦諸本行世然則鄭元和李亞仙事自元人石君

寶作曲江池雜劇外徐與薛兩人各有繡襦記矣

蝸亭雜訂云鄭之文字應尼南城人公車下第薄遊長干
曲中馬湘蘭負盛名與王百穀諸公爲文字飲不禮應
尼應尼恨之與吳非熊輩作白練裙雜劇極爲譏訕聚
子弟演唱召湘蘭觀之湘蘭微笑而已定湘傅司業清
嚴訓士一日召應尼跪東廂下數之曰舉子當爲輕螻
蝶耶收以檟楚後應尼舉進士官南部郎遷某郡太守
貫餘齋筆記云馮開之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
屠長卿新奉恩詔復冠帶亦作寓公墓公狹邪寇四兒
之名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
南面呼嫗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六院喧傳以爲談柄
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
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慙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

都會召名妓馬湘蘭馬已年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
尙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
貴按屠令青浦時上海孝廉俞顯卿以事干謁之屠不
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及爲刑部主事論劾長卿云日
中爲市交易而退翠館侯門青樓郎署上覽之大怒得
旨兩人俱革職此言其詔復冠帶後仍有寇四兒之事
張孝祥于湖宋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謫仙人天性倜
儻勇于爲義每作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謝堯仁
謂以先生筆力讀書十年吞東坡有餘矣高深甫作玉
簪假于湖以資談笑當亦如琵琶之蔡邕荆釵之王十
朋耳古今女史云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
出衆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
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之詞載名媛璣囊後與

于湖故人潘法成通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卽今所傳玉簪也此言陳爲尼而玉簪作道姑蓋以尼必削髮于當場爲不雅本元人鄭彩鸞作道姑耳乃其曲云從今孽債緇衣又云姑娘在禪堂打坐則隱寓其爲尼也笠翁譏之非是西閣偶談云涇陽有潘必正墓

斷殺狗勸夫之王儵然歸潛志云金朝士大夫以政事著名者曰王儵然嘗同知咸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謀克居焉其人皆功臣子驕亢奢縱不法公思有以治之會郡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錢貧不能償猛安者大怒率家僮強入其家牽牛以去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猛安盛陳騎從以來公朝服召至廳事前詰其事趨左右械繫之乃以強盜論杖殺於市一路悚然後知大興府素察僧徒多游貴戚家作過乃下令午後

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見一僧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
長老者素爲貴戚所重皇姑某國公主使人詣公請焉
公曰奉主命卽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輦肅清
世宗深見知故公得行其志也至今人云過宋包拯遠
甚

玉壺清話云樊知古江南人無鄉里之愛舉于鄉不獲第
因謀北歸以釣竿漁于采石江凡數年橫長緲量江水
之廣深緲或中沈陰有物波底助起心知其國之亡遂
仗策謁太祖送學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黃黑
龍船于荆南破竹爲索數千艦由荆南而下舟旣集就
采石磯試焉密若胼膺不差尺寸池陽聿雲氏作量江
記傳奇于量江一齣用龍王鬼卒助之本此非他傳奇
假借鬼神之例也史稱李後主送知古家口于樊傳奇

言後主執之用爲劇中波瀾耳然而誣後主矣

菽苑卮言云正德間有妓女失其名于客所分詠以骰子爲題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污拋擲到如今元人關漢卿雜劇載錢可謝天香事亦有之特後人稍易其語耳

南園漫錄云予郡有符丁二姓相友善丁後病而有子支漫不事生產丁乃以白金若干託符日子支漫不事生產恐身後卽耗煩爲密收而訓使治生改則畀之不可改則君之物矣符許諾日過其子告以其父命之篤子稍改悟曰恨無資以營生計符許借之借而叩之果不費則勗之焉踰時再詢而叩之曰恨少耳若多假焉生彌遂矣則再借之如是者三子曰若得若干業可成矣符知其可也則曰汝當具牲醴來吾爲汝轉假其子如

命往符則以其牲醴置丁之靈几前爲文告曰君不鄙
子托予以子而委我以財今君之子克家矣財凡若干
兩盡以付君之子君可以無慮矣遂歸時丁頗裕而符
更囊財不相負而又能忠誨其子俾可成可謂難矣郡
人盡能道其事按是書爲嘉靖間雲南永昌張志淳所
撰其事頗似元人秦簡夫東堂老雜劇

洞天元記寫形山人收崑侖六賊事所以闡明老氏之
旨歸元鏡寫沈蓮池爲僧事所以發摛禪氏之談于傳
奇中別一簇經

茶餘客話云元人尙仲賢眞定人工詞曲嘗作海神廟王
魁負桂英曲所演焚香記蓋藍本於此

茶餘客話又云石崇明君詞敘昔公主嫁烏孫合琵琶馬
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用琵琶不過爾爾

觀此則琵琶自是烏孫公主事今人作詩專以昭君爲
故實豈非雜劇誤之耶又云大業間杜寶常修水飾圖
經十五卷煬帝觀於曲水有神龜負八卦進伏羲黃龍
負圖元龜銜符大鱸銜籙授黃帝丹甲靈龜銜書書獻
蒼頡鳳皇負圖赤龍載籙授堯龍馬銜中赤文授舜舜
觀河渚五老人來告帝期陶河濱黃龍負黃文符璽之
圖禹濟江而黃龍負舟元夷蒼水使者以山海經來其
類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此水戲之始元人關漢
卿有隋煬帝牽龍舟樂府卽此

今村中演劇有清風亭認子爲張繼保忘義父之恩爲雷
殛按此事本之北夢瑣言張禡尙書典晉州外貯所愛
營妓生一子其內子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
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及漸成長教其讀

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國名仁龜有文性好學脩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處士悵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

劇說卷三

江都焦循

演小青故事爲傳奇者有療妬羹風流院兩種當以徐野君春波影爲最聞見卮言云馮千秋浙中名士崇正乙亥拔貢頗以詩文擅名家素封因無子買妾維揚小青後以妻妬置之別室似亦處之得當不意小青才雋而年夭時人

傳奇詩歌贊歎而吳石渠炳之療妬羹

朱价人京藩之風流院易千秋爲馮致虛以千秋之才因小青而反沒不亦冤哉松陵徐電發載酒放鶴亭求小青墓不得作詩云青青芳草瘞紅顏愁對雙峰似翠鬢多少西陵松柏路銷魂一半是孤山注云小青廣陵人爲虎林某生妾早卒嗟嗟居士爲之作傳而所錄天仙子南鄉子詞多不可考所謂某生卽馮千秋也千秋

名延年能詩有文譽名列復社粲花主人演作褚大郎
吳某紫雲歌小序云馮紫雲爲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
馬髦伯諸所謂小青者厯厯可據惟姓馮則與千秋爲
同姓矣書影云昔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
傳徧貽同人鍾陵支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小白戲
爲之耳後王勝時語余小青之夫馮某尙在虎林則實
有其人矣或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
爲戲或曰小青者離情字也或言姓鍾合成鍾情字也
予意當時或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其詩文或亦
有一二流傳者衆爲緣飾之耳但以爲出譚生手而余
適見小白持以貽人其譚生爲之小白梓之耶抑竟出
小白手耶

卓人月字珂月作小青雜劇序云天下女子飲恨有如小

青者乎小青之死未幾天下無不知有小青者而見之於聲歌則有若徐野君之春波影陳季方之情生文斯豈非命耶傳小青之事者始於淺淺居士居士之文淋漓宛轉已屬妙手而野君復從而填北劇焉季方復從而填南曲焉

詞苑叢談云吳玉川夫人龐小畹蕙纒詩詞書法擅絕當時片紙隻字莫不珍惜有青蓮女伎小青者色藝皆精嘗演劇入後堂持扇叩唾香閣乞書夫人卽調桂枝香一闋有浪萍飛絮前生果別是傷心一小青之句

爾龔閒話云琥珀匙吳門葉稚斐作變名陶佛奴卽傳奇中翠翹故事中有句云廟堂中有衣冠禽獸綠林內有救世菩提爲有司所恚下獄幾死酒邊瓚語云琥珀匙五般宜云我的老骨頭應該作賤他的嫩皮肉何堪拋

閃又會河陽云叮寧聲到我喉間哽灰心血到我胸前
冷又越恁好云眼觀眼三兩兩相看定手扣手一雙雙
相持緊本色處綺語艷詞退避三舍又云後西廂葉稚
斐作八折而病朱雲從補成稚斐所作傳奇尙有七種
三擊節英雄概開口笑女開科遜國疑八翼飛人中人
邱文莊濬作五倫全備傳奇王端毅謂理學大儒不宜留
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慎爲端毅作大司馬生
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
刻疏稿凡成化間留中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
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
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南園漫錄云邱文莊所著鍾
情麗集雖以所私擬元稹而浮猥鄙褻尤倍於稹所撰
五倫記雖法高明而謔浪戲笑尤甚高明

蘇州知府况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尙書
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
五品以上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召問楊
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鍾何乃舉朕宮官楊
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爲鍾所先耳仁
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卽日擢宗璉大理寺
丞蓋已有用鍾意宣廟卽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繁
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
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惠愛窮弱執
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行惟謹又表
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于是爭獻
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會有匿
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

阻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
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爲義類如此歲滿
去吏民叩闕請留者八萬人有儒生爲歌曰况太守民
父母早歸來慰童叟又曰况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
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以詩云十年不媿
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
柩歸其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及楊穆西墅雜記
今所演雙熊夢劇雜見稗官小說而况青天實本于此
賓白詞曲俱極當行一名十五貫

朱素臣文星現傳奇中事多有據唱蓮花落乞酒本堯山
堂外紀挾伎調文衡山本說圍識餘傭書宦家本蕉牕

雜錄

山陰孟稱舜字子若其柳枝集有花前一笑雜劇卽唐伯

虎遇侍婢事卓珂月本其事作花舫緣改華爲沈改秋香爲申慵來古夫于亭雜錄又謂係江陰吉道人非伯虎秋香乃上海大家非吳興華學士桐下听然云華學士鴻山察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旣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往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觥因大笑極歡日暮復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有小姬隔簾窺之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配秋香之誣小說傳奇竟成佳話

茶餘客話云雜劇中唐解元三笑姻緣故事王阮亭嘗辨爲江陰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爲御史以建言譴謫道

人于洞庭遇異人得幻術遊虎邱時有兄喪上襲麻衣
內著紫綾禪適上海某携宅眷遊山有小婢秋香見吉
衣紫笑而顧吉以爲悅己變姓投爲僕久之竟得婢爲
室一日遯去某知爲吉認爲翁婿

卓珂月花舫綠春波影二劇序云友人有唐解元雜劇易
奴爲傭書易婢爲養女余以爲反失英雄本色戲爲改
正野君見獵心喜遂作小青雜劇以見幸不幸事天地
懸隔若此

譚元春序想當然云盧楠字次榎作想當然而託名于陸
尙書尙書始治濬合出次榎于嘉肺中陸歸盧隨之客
于吳書成得名不復自珍旋又棄去次榎生平倚酒謾
罵無故人知己遺文散而不收至今始流傳余見之吳
人客楚者篋中或曰此陸少年所爲以其官久而高不

便以詞曲傳得意之文又不忍廢詭云次榷耳書影云
元人作劇專尙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次第今
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數闕古法蕩然
矣惟余邗江門人王漢恭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
體裁其曲分視之則小合視之則大套插入賓白則
成劇離賓白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敷衍想當
然托盧次榷之名以傳實出漢恭手

宋杜默下第夜歸就項羽廟宿以其文質神前痛哭大呼
曰千古如大王不能得天下有才如杜默而見放于有
司豈非命哉神像淚出泥界于面霸亭秋雜劇演其實
也見和州志尤展成鈞天樂亦有哭廟一折則易其名
矣詞苑叢談云吳江張倩倩遶同邑沈自徵沈負才任
俠所著霸亭秋鞭歌伎簪花髻名漁陽三弄與徐文長

並傳古夫于亭雜錄云吳江沈君庸自徵作霸亭秋鞭
歌伎二劇瀏灑悲壯其才不在徐文長下靜志居詩話
云吳江沈氏多才詞隱生訂正九宮譜爲審音者所宗
副使玩子自徵字君庸亦善詞曲所撰霸亭秋鞭歌伎
諸雜劇慨當以慷世有續錄鬼簿者當目之爲第一流
王辰玉鬱輪袍劇考官故折摩詰詩曰香烟豈有情想萬
國定何名目維歎曰詩豈如是論者毛大可譏東坡鴨
先知之句正不啻試官語古今人全錄資口述亦巢偶記云張元鑒名國經嘉定婁塘人少任俠好拳勇
皆稱婁塘張二偶爲青衿所斥遂專心時藝得補弟子
員與少年名士交仍以俠氣著名西樓記中胥長公卽
其人也所云談笑起風波者指趙鳴陽也秋田聞見錄
載鳴陽江南吳江人明時孝廉能文以救隣鋪獲罪戍

雲南明亡遁迹桂嶺孫延齡逆命召之堅辭不赴與渾融性因爲方外交據此則鳴陽人品豈籜菴所可及相傳西樓記初成就正馮猶龍馮不置可否袁卽席餽百金爲入錯夢一折乃西樓爲馮所改之本名楚江情刻墨憨齋諸劇中凡改處皆自標于闌上如胥長公之妾輕鴻改爲伎女鴻寶兒本識池生遂歸于池又趙不將聞于叔夜登第卽至父處爲之作伐娶素徽爲室以贖前愆皆勝籜菴原作至錯夢一齣極口贊其神化不可思議未嘗有改易之說則錯夢正出袁手不可誣也穆素徽相傳姓木本名白美有故址在吳門秀野園旁貌不甚美特工于韻語

曠園偶錄云袁于令生平得意在金鎖而今人盛行西樓文詞甚平但叶調當行當時無兩按籜菴製四折雜劇

如戰荆軻之類杜茶村甚之云舌本生硬江郎才盡耶
袁籀菴作瑞玉傳奇描寫逆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
及織局太監李實構陷周忠介公事甚悉甫脫稿卽授
優伶唱演是日諸公畢集而袁尙未至優人請曰李實
登場尙少一引子于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袁至告以
優人所請袁笑曰幾忘之卽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
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頻添一段忙待織造迷天網語
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諸公歎服遂各毀其所作一鷺
聞之持厚幣倩人求袁改易袁易一鷺曰春鋤
曹銀臺子清撰表忠記載明季忠烈及卑汙諸臣極詳備
填詞五十餘齣游戲皆示勸懲以邊長白大綬爲終始
開場卽演掘闖賊祖墳掘墳事人皆知長白所爲不知
實賈煥成之也當闖賊猖獗其兄李自祥改姓張仍爲

米脂縣役時長白爲令一日方視事有一人赴訴賣蒜爲兵所搶當堂窮究其人匍匐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接令足令解其意呼至後堂賣蒜者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實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僞償其價而遣之然闖賊祖墳實難尋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黨已熾令憂形于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素所親信乘間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止大異徃常以有大憂鬱而不能解者曷不見告或可效犬馬乎令察其辭色懇篤且自念舍此無可告遂詳吐前事煥曰事未可驟圖也今在官捕快張自祥者本李姓闖賊親兄而縣役某某等二十人皆歃血結盟共約賊兵一至卽爲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令欲知彼祖墓須與自祥結納可徐察之

唐三
詰旦傳自祥入笑問曰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方置辯
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令曳之起曰時事
已不可爲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身家方賴保
全何必相隱遂偕煥結拜入則弟兄出則官役久之乘
醉托言素曉堪輿叩其墓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爲名
邀之同往盡知其所越數日闖賊將犯潼關令出七千
金付自祥先行投欵軍前吾俟入關後卽至復遣其黨
十餘人衛其輜重自祥去偕煥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
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匝以巨斧
斫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
身尙未變遍屍皆生黃毛二三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
隨并蛇斫碎焚之揚灰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
南一目爲流矢所中掘畢煥曰此地不可久居乘今闖

賊新敗縱有報聞亦不暇及今已爲朝廷立此大功何不挂印歸山遂棄官煥亦他適越數年長白間居京邸絨線衚衕一老僧叩門求見長白出僧卽跪哭長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固留之不可與之金亦不受爲製衣裝一痛而別不知所終出在圍雜誌言親得之長白侄桂岩別駕聲威者較長白自記虎口餘生更爲詳備吾郡郭于宮觀演表忠記詩云碧血餘威照管弦忠臣劇賊兩流傳笑他江左夷吾輩一卷陰符燕子箋

相傳阮圓海作燕子箋是刺倪鴻寶諸人對百千國越巢小識云棟翁七子緣傳奇亦名詩緣記關白甚整通部不用旦色自是高手七子謂弘治時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吳郡徐徵卿儀封王

廷相濟南邊貢其間串合以對山救空同爲主而楊文襄與張永謀誅劉瑾亦與其中其說詳此茶餘客話云東林點將錄乃吏部尙書陝人王紹徽所輯魏忠賢乾兒也當時稱爲王媳婦都人撰百子圖傳奇刺之

彙苑詳注云劉瑾以擴清政務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鄂杜王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掌文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于詞曲而傲睨多疎脫人或讒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遊春傳奇以譏文正李聞之益大恚雖館閣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蝸亭雜訂云長沙當國時王九思以少年屏斥永錮不用無所發怒作杜甫遊春雜劇力詆西涯流傳關隴羣相和附嘉靖

初纂修實錄議起用九思有言于朝日遊春記李林甫固指西涯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或謂馮汝行梁狀元不服老雜劇當在王羨陂杜甫遊春之上四友齋叢說云羨陂杜甫遊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按文人之意往往托之填詞王九思杜甫遊春指李西涯楊石齋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空同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相傳湯若士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

康山在吾郡城內相傳對山遊揚州時于此地彈琵琶數曲後人因壘土成山種黃楊三五株今尙存董元宰書康山草堂扁對山性孝友親族待而舉火者不可勝數

因救李空同與劉瑾酬酢遂罹清議被放後肆意詞曲
有沈醉東風日裝幾車兒羊毛筆管載幾車兒各樣花
牋鳳陽墨三兩房天來大三台硯請孔門弟子三千一
夜離情寫半年添硯水盡都是離情淚點讀之可傷呂
柗作對山墓表張治道作對山行狀俱載對山救空同
事薛應旂憲章錄黃佐作董大理傳亦載之而說多異
同何元朗云李空同爲韓道貫草疏極爲切直劉瑾切
齒必欲置之于死賴康許西營救而脫後許西得罪空
同議論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以詆之戒菴云中山狼
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悖德康對山脫劉瑾之害
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之列讀者豈了其意之所
屬哉朱竹垞云中山狼乃東田馬中錫作今載其集中
世傳訾獻吉者數其負德涵也考之康李未嘗隙末黃

才伯有讀林見素救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老
愁殺中山獵後狼然則當日所訾乃負見素耳王阮亭
云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
間空同對山皆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
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刺空
同無疑其說之不同如此大抵對山意氣高邁救李一
事尤爲獨絕故士君子樂道之小說載對山奔喪過內
邱盜劫其資劉瑾聞之責捕甚急詭言劫者瑾所寄橐
也有司懼歛民財償之此事亦見弇州史料明史稿載
入甯梟傳貧士被盜有司往往視之漠然至假權勢以
致償亦可慨矣弇州謂其累有司何哉靜志居詩話云
德涵坐援獻吉遂挂清議歸田之後耽心詞曲其小令
云真个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

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俟落了膺和滂
荒唐周旋了籍與康論者原其心而悲之歿時家無長
物腰鼓多至三百副藝苑卮言云王敬夫將填詞以厚
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弦習諸伎藝而後出之康
德涵于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卽老樂師
無不擊節歎賞又云康德涵旣罷官居鄴杜葛巾野服
自隱聲酒時有楊侍郎廷儀者少師之弟以使事過康
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
楊徐謂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
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胡牀迸碎楊
踉蹌走免康遂入口咄咄更不相見蝸亭雜訂云康德
涵旣罷免以山水聲伎自娛間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
歌以侑觴遊于四方停騐命酒自歌其曲嘗生日邀名

伎百人爲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闋命送諸王邸曰
此差勝錦纏頭也四友齋叢說云對山嘗與伎女同跨
一蹇驢令從人齎琵琶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敬夫
德涵同里同官以瑾黨放逐汧東鄠杜之間相與過從
談讌徵歌度曲以相娛樂萬厯中廣陵顧小侯所建遊
長安訪求曲中七十老妓令歌康王樂府其流風遺韻
關西人猶能道之

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略與傳奇不合相傳鳴鳳傳奇
弇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填詞初成時命優
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
抄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

分宜在相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爲父外省亦稍有效
之者趙文華其最也文華旣以父分宜位至尙書得上

寵眷乃稍欲結知人主不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止曰嵩有此方不奏文華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文華長跽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者無敢爲文華通當時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文華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之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穀觶一日相君洗浴諸義子皆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人上座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文華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于軒櫺之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文華相君曰嘻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白相君色微和文華遽走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出見于文定公筆塵鳴鳳記上壽一

折本此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論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見岳珂程史今傳奇精忠記有奏本一折本此

傳奇中有雙忠廟係男生乳女生鬚事爲保孤佳話雲間周冰持穉廉作其男扮女女扮男大略與贈書記相似甬上詩傳云周朝俊字夷玉工填詞所撰有詞曲十餘種惟紅梅花最傳

毛西河先生傳云崇禎末士林好爲社每社必集數百人考鍾伐鼓入社者爲名士出則否先生品目過嚴峻人忌之至是編輯郡人詩作越郡詩選會稽王庶常自超

從賊中歸投以詩先生選其四中有鄆城夜走及哭周
介生赴西市題因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實惜之庶常父
大恚聚諸出社者歃血首先生抗命今又抗試且以頭
陀居士林叟壞名教罪當死讖者察其妄不坐順治八
年浙三舉鄉試同社章貞登賢書偕同籍舉人昌言毛
生在江東抗命時義不受職故當時奪其籍今是非已
白便當還其舊籍以旌之使仍爲諸生辨頂候試提學
瞿君是其言而怨家洵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賊歸
命爲今官搆者謂先生評文時曾及其六等定罪狀授
僞朝典例君大恨提學張君阿伺君意旨仍奪其籍先
生工爲詞取元人無名氏所傳賣嫁放偷二劇而反之
曰不賣嫁不放偷作連廂詞改其事謂庶幾可正風俗
有裨于名教提學購得之誣謂放偷縱從賊賣嫁者歸

命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身也反之者我不然也狂生
矢志訕上官不敬上之制府下寧紹分巡王君籍捕之
制府以爲寃釋置不理

雙塵談云芙蓉劍傳奇汪子雲樵作也江名愷汪寧人精
研聲律之學

雙塵談又云徽歛間某年月嫁娶日適兩新婦輿同憇周
道一極貧女一極富女始而皆哭久而貧女哭獨哀富
女曰遠父母哭固當若是其哀歟命伴媪輿側叩之貧
心惻解荷包贈之蓋上輿時祖母遣嫁物也貧女止哭
未及道姓氏各散以去抵門景况蕭索新郎掩歎迎婦
人忍淚告曰吾家固貧填溝壑分也今以累君奈何婦
以荷包付之開視則黃金二錠重四兩許易銀三十餘

兩以其零市錢米酒饌行合巹禮問金之所來婦語以
故乃合夥經商一歲中獲利數倍凡貿遷無不如志不
十年成巨富苦不知贈金者何人心懷歉恨于宅後起
樓供荷包祀之以誌不忘顧富家女于歸後夫家父家
連被回祿繼以疾疫屢遭破敗十年以內如水刷沙貲
財立盡貧女財既豐又得男謀所以乳之者徧覓無當
意者媒嫗以富家女薦之甚合兩婦相見彼此敬愛誼
如姊妹都不知途中曩日事越一歲乳娘抱兒往後樓
禮拜見荷包視之所繡花物類已針法忽念舊事不覺
淚下婢詞之告主婦問哭之故則日記嫁時途中曾以
此物贈貧女不料吾今日之貧感慨今昔故酸心耳主
婦語其夫明日請族長四鄰及乳媪之翁奉酒安位肅
若上賓夫婦再拜曰愚夫婦以待填溝壑之身藉此享

有今日日思報德靡道之從今天誘其衷幸賜識認貲財若干物皆荷包中物也物歸原主宜也乳媪曰是何言歟發富是君家大福分我何與焉荷包倘在我家亦同盡耳必欲成君高誼還荷包原贈物倍之足矣衆賓曰前茲道旁之贈仁也今茲傾家之還義也仁至義盡加以辭讓德之美也衆賓與有光寵焉願居間剖分之俾仁義各不相傷可乎乃依衆賓剖分之而世爲婚姻以仁義世其家朱青川云此事若付洪昉思孔云亭諸君佐以曲子賓白竟是一本絕好傳奇矣余嘗閱程史中望江二翁事及輟耕錄所載釋怨結婚事及此思爲三院本付之伶人以寬鄙而敦薄錄二事于左以待暇時獲此願也望江二翁事云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

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爲張翁者之業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誘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壟斷取資未易厭也于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圜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窵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價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鞚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設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旣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讌之酒五行輦

錢緡三百置之詐實嫌于筐酌酒于筵而告之曰余葬
余母人謂其直之賒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
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
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
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余之爲將以
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
過值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
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
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竟
不知釋怨結姻事云揚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
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
將以所佃田轉質于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四者亦業
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

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旣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卮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媿司竊念吾所讐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卽所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爲券悉值前人相視驚歎司計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雞酒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己怒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

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聞人啟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旦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疑給以疾卧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爲具白前所仇事瀝酒爲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事間人不善慎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

自有西廂續者不一而足矣然關漢卿之續乃補其未完之書如琵琶拜月續者皆然若尋親記又有續尋親記

必言張員外之發配亦到金山而爲其子誤殺一捧雪
目又有後一捧雪必言莫成雪艷之登仙莫昊之婚于戚
少保牡丹亭又有後牡丹亭必說癩頭龜之爲官清正
柳夢梅以理學與考亭同貶凡此者果不可以已乎乃
余則欲爲續邯鄲夢以寫宋天保事相傳宋天保者紹
興人罷官過邯鄲謁盧生廟以詩題壁有要與先生借
枕頭之句時年羹堯征青海出都亦過此見詩曰吾當
借以枕頭卽檄浙撫徵宋至軍前閉扃一寺中一軍將
伴之時其飲食不容出闕如是數年憂疑已甚問軍將
則不答一日忽啟門言已得知府卽委署令走馬卽之
任至任所則妻女奴婢先在詫甚問之曰自君出門後
不時有家信寄銀歸頗賴以溫飽今又得君書言接來
此上任宋益詫異姑理知府事署事數月又署他所凡

三任公廉辦事甚得民譽忽有摘印者至鎖拿不容與
妻子別執至軍前有訊之者責以誤軍事當斬宋茫然
不知所措亦不容辨囚諸獄凡數月向者相伴之軍將
來放之使歸有一字札封錮屬其至家開視先開視恐
得禍宋乃歸紹興則妻子奴婢已在家問之對曰自君
被執去一家倉皇無措有持君書言事已白但罷官令
我等先歸也宋開札視之則向年邯鄲題壁之詩耳方
恍然十餘年真不啻身在夢中

余嘗憾元人曲不及東方曼倩事或有之而不傳也明楊
升菴有割肉遺細君一折又茅孝若撰辟戟諫董偃事
皆本正史演之唯笨菴孫原文餓方朔四齣以西王母
爲主宰以司馬遷卜式李陵終軍李夫人等串入悲歌
慷慨之氣寓于俳諧戲幻之中最爲本色

明張佳允令滑有巨盜任敬高章僞稱錦衣使來謁延入
後堂敬拉公左手章擁背同入室坐炕上敬掀髯笑曰
我灞上來聞公帑有萬金願以相借遂出匕首置公頸
公不爲動從容語曰卽不匕首吾書生能奈爾何且旣
稱朝使奈何自露本相賊以爲然遂袖匕首公曰爾兩
人橐金何策出此舍賊曰械公如逮故事俟吾躍馬去
乃釋公公曰逮我晝行人必困爾不若夜行便又曰帑
金易辨識非爾利願貸之富民旣不累吾官爾亦安枕
二賊益善公計公屬章傳語召吏劉相來相者心計人
也相至公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
今錦衣公有大氣力能免我吾欲以五千金爲壽吾令
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上戶若干某中戶若干共九人
九人素善捕盜者也又語相曰天使在此宜使盛服謁

見相會意去公以酒食酬酢先自飲啖以示不疑酒半
九人各鮮衣爲富客以紙裏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公
呼天平來又嫌几小索庫中長几橫之後堂二僚亦至
公與敬隔几爲賓主而章不離公左右公乃持法馬語
章曰汝不當代較視輕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競
前公乘間脫走大呼擒賊敬起撲公不及自剉樹下生
縛章又得王保等三賊主名爲上狀緹帥陸炳盡捕誅
之事詳見智囊永團圓劇中設謀擒賊一齣全本此而
以蔡文英當張佳允以張千當劉相以任金剛當任敬
香祖筆記云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
釀金謀爲娶婦一日于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
氎氎白居易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毋
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曰釀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

反爲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紉衣中當易金爲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于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母子俱爲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卽爲之合卺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尙存珠數顆可鬻之爲歸計乃携壻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李笠翁演此事爲奇團圓

寄園寄所寄載耳談云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爲其族俊歐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畝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劍鏤日報仇自佩矣其繪父像亦繪持劍者在側則己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

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
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劍出斬仇頭于
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
所封識之值及劍自造縣請罪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
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閑室以聞于諸大吏諸大吏
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惋悼
曰法必觀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之也生曰
始惟不忍殘暴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
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來受法
耳但母恩未斷斬歸別母汪君從之歸而身隨之猶欲
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懲患之曰必如
議乃生已不食觸階死矣兩尹皆爲下泣諸生哭聲震
天當生之飲恨于嘻笑而誓必報也他人不知婦俞氏

獨知之曰君能爲孝子妾能爲節婦生日汝何易其言
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
生日已屬汝堂上裏中矣何死爲婦曰爲君忍三歲逾
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直指馬君以
其事聞于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夏惺齋本此爲杏
花村傳奇而以汪大受出生之罪爲收塲亦傳奇家之
恆事也乃於婦之節轉未克彰予欲依此本事寫之而
以其子作團圓收塲當更生雄快耳

毛西河作擬元兩劇序云蕭山王叔盧曾譜唐人事擬元
詞兩劇一傷蓮勺棄故劍一概武成主者並不識司空
世族皆有爲而發原非汎汎西河又有何孝子傳奇引
言謝氏所作馬玉起云舊有傳奇名湘湖記者卽此也
西河作何孝子傳云孝子名競蕭山人父舜賓成化己

丑進士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嘗理畿甸渠道與權
有力忤謫戍廣西慶遠衛遵赦還里邑有湘湖宋縣令
楊時爲溉田作也歲久浸湮前此魏文靖驥已經擴復
而豪家不法仍肆牟食舜賓故文靖門下士也至是慨
然曰吾不能治渠吾當治湖遂發湖民私占者揭縣具
奏當塗鄒魯以御史謫宰蕭山湖民憾者爭賂魯謀變
其事舜賓語侵魯魯恨誣以盜署事官印妄奏不經由
署事官且身絀戍逃無遇赦牒冒濫冠帶應押解原衛
廉理揭下所司治所司不可魯念舜賓終害己且宿驕
悍惡舜賓敢枝柱又誦舜賓陰具實封將入奏會舜賓
門下士憂居訓導童君顯章知魯陰事魯陷以他罪論
絞獄上憲司疑之更下府覆驗道舜賓家魯喉解人押
顯章過舜賓隨遣里老皂隸蒯捕等五百餘人尾而泄

執器圍其家曰舜賓篡取重囚毀門而入剽所具實封
并成化二十三年原給赦牒及緣例冠帶憑照縛舜賓
顯章去各箠四十下顯章獄立爲文解舜賓原衛廉理
不俟詳核拳械舜賓狼狽督蒯捕任觀等十一人執器
押就道魯必欲置之死續遣田敏胡紀等十三人諭意
追之三衢屏去服食驅侵之過玉山屏舟押之步至餘
干宿昌國寺反禿袖蒙面氣絕乃故爲白官相視榻置
而歸此弘治十一年戊午七月日也先是舜賓就道時
魯捕其家人者四出孝子方患癰力疾負母朱提其妻
虞入夜伏莽中凡三夜達其女兄夫福建僉事縣長山
當瑛家旣而捕者危及之孝子仰天者再念其父爲御
史時有同年友常熟王鼎爲南京刑曹相親重嘗于廣
坐中指語人曰吾生平交滿天下所可托妻孥寄死生

者吾元勳一人而已元勳鼎字也至是已爲廣東布政司叅政歸里孝子由龕山渡江凡五日達王鼎家方是時孝子思安置母妻跳身扞父及餘干問至孝子乃擗踊頓絕鼎號泣而讓之曰競爾旣死如狗豕耳誰爲汝復讐者耶孝子甦旣而孝子跪辭曰請歸復讐鼎曰孺子何言之易也方翼虎而思批其爪大難且爾非其人也居久之察孝子鷲可用孝子晝侍母坦坦夜閉一室繞牀周遭行枕匏裊蘆雖就寢未嘗寐第寐從外呼之未嘗不應如是者數月一日孝子曰如競者斯可以報讐矣乎鼎曰殆可也顧有母在爾兄孺存亡未可知壁中婦雖有娠尙未分也念誰爲何氏後者且聖天子方在上詎無國法乎待之旣而魯選山西按察司僉事鼎乃曰可矣顧孝子曰交友之讐視從父昆弟吾當執兵

以從爾顧爾能不煩吾行也餞于庭豫爲圍緋散投之
得六緋遂行弘治十二年四月二日魯旣已禫印詣省
取憑藩輿而西孝子先一日歸匿族父何寧家假族父
命召故人親暱飲之酒酒行謂曰魯酒將行而御史獨
飲恨未泄邦植流落報無所奈何皆曰豈無共酬之者
乎因相顧泣再行又曰酒至則令行脫邦植在必欲甘
心此魯酒將誰應之皆曰有令而爲之應誰辭三行主
者出席跪衆皆跪遍醕以觴旣坐又曰事急矣吾與諸
公決脫邦植果在云何曰在卽從之孝子躍出叩頭曰
競在也于是除二室請曰願從者左否者右幸勿歸皆
左至是魯出伏道傍圍導盡將過輿孝子手鐵尺直前
衆二十人白衣手杖皆前騶從分散馳掀魯仆輿俛之
杖一齊下呼號震天地矐其目剔其鬚髮相更溺之取

食櫟盛溲灌中偃復登舟孝子拔佩刀呼曰殺吾父者
賊耶斫其左股衆止之抵渡用用鹹水濯其血孝子與
魯並項鎖預令族父何澤二負黃袱赴闕訟寃度出關
鼓鳴控按察司時鎮守司設監中監巡按御史及布政
分守諸司咸聞變胎愕不知所爲而按察司判狀發分
巡僉事蕭翀簡閱翀故黨魯至是乃刑孝子令其誣服
孝子不堪蹶起大言曰必欲殺競競固非畏死者也顧
人孰無父母耶且競旣已訟于朝恐非爾所得擅殺者
噬臂肉擲案上魯引手摩案若將厭肉孝子乃大呼含
血噴翀面一堂皆驚翀亦拂拭動容顧念魯已盲廢絕
助者望而孝子氣直不可誣乃視魯曰是肉非爾所能
食矣遽起于是鎮監御史各委司道等會質孝子與魯
各執詞不相下審者不得決獨布政司楊峻慨然具由

略曰伏讀律例部民毆本屬長官杖且徒傷而後流折傷而後絞若毆非本管則三品以上傷者徒折傷而後絞其五品以上減二等矣今鄒魯久禪印何競之毆乃遲之給憑之際此非本管也且魯聞遷後競母及競各出籲詞籲守巡所特未理耳則兩造而已此非平人毆五品官也所爭者施讐之由耳時鎮巡以下聞者慄動然終忌之日叅論斷斷不已而何澤二訟闕下者遣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治之審者既各持兩端而胡_某等亦私念罪重隱其實乃擬魯故屏人服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長官篤疾俱絞孝子不伏其母朱赴鼓院搗鼓復命大理寺寺正曹廉會巡按覆治廉曰爾奈何毆縣官孝子曰競知父讐不知縣官况去任者也但恨毆之勿殺之耳言畢涕淚俱下廉爲之惻然乃曰獨

念致死無所踪如何遣州前衛指揮僉事同本縣知縣
就榻殮驗孝子故疑殮有詐將易棺已具斂具至是啟
殮孝子號呼嚙指血漉骨驗其眞觀者皆哭然後藉忤
易衣斂報傷而解人任觀慷慨檢實具言其狀且出舜
賓臨命所付血書若干字于是衆皆伏左驗無異乃改
擬魯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加凡人二等
徒三年田敏胡紀絞其助魯爲惡及競親黨當充軍者
十人擺站六人贖徒杖及枷號五十人餘所逮二百餘
人准徒贖杖有差獄上上合法司議刑部尙書閔珪等
議魯罪當獨競宜仿唐孝子梁悅例充軍其前審官舉
時等審勘不詳各罰俸准擬于是辟魯戍孝子福建福
建衛或曰凡孝子所爲一稟王鼎如素定者正德改元
赦歸又九年甲戌卒孝子自復讐至是凡十六年服衰

終其身

明末嵩明州牧錢房仲卒于滇叔子美恭奉母居鄞日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是出門適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爲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粵中而一病于廣東再病于廣南瀕于死者數矣及至滇踪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至其舊僕所居得展使君墓下并求庶母仲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爲人記室以得傭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寧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

之王哀門下之廢蓼莪事見全榭山鮎埼亭續集

劇說卷三終